

新民耳食錄

大達書局

自序

于寶搜神記。語涉荒誕。阮瞻無鬼論。矯枉過正。在今日科學昌明。破除迷信時代。固爲新學家所屏棄。而不得列於著作之林矣。然而稗官野乘。意寓懲勸。談狐說鬼。喚醒愚蒙。雖不足以經世而傳遠。然於風俗人心。亦可以略加鍼砭。值茲世道衰微。禮教陵替之餘。借因果以彰報應。雖不能障狂瀾於既倒。收效力於無窮。而澆風薄俗。或亦少有關旋乎。此耳食錄之所由作也。予生平喜聞故事。在昔趨庭之時。先嚴子佩公。嘗就課鐙餘燄。援引古今事蹟。清言娓娓。寓教育於言論之間。頗能喚起兒童興味。及長。稍解文理。輒復掇拾成篇。猶歷歷印於腦筋之中。他如友朋酬酢。或桑柘會飲。或翳燭西窗。凡有所聞。筆之於冊。歷時既久。遂成斯編。此又耳食錄之所以作也。然耳食錄又曷爲以新民二字爲名乎。則以予親家陶冶古茂才。曾於鄉黨創立學校。取名未定。就商於予。予謂之曰。卽以君之姓氏名之曰陶冶小學可乎。今予之耳食錄始脫藁。亦以取名未定。商之治古。治古曰。何不亦以予之姓氏名之曰新民耳食錄乎。蓋予原名振新。號作民。故治古以此爲投桃之報也。予不忍拂其意。乃以新民二字名斯編云。歲在民國癸亥暮春。洗塵敍於退密齋之晴窗下。

新民耳食錄目次

五十八	同莊穆	八	孫豹	一八
一	木衣	九	龍戲珠	一九
二	夜明晶	九	風二則	一九
二	趙十郎	一〇	三十六郎莊	一〇
二	量天尺	一	卸卸	一〇
三	徐兆英	一	祖腔	一一
四	一品夫人	一	異種射月	一一
四	無垢衣	二	將超伯	一二
五	南野採梅記	一	曾國	一二
五	鷄生	一四	貨郎	一二
六	戲劇家貴克哥根傳	一五	水馬道人	一三
六	百廿年齡	一六	徐若蘭	一四
七	異胎	一七	念佛珠	一五
七	幻夢	一七	金竹寺	一五
八	舜一眼二則	一七	傳臚第	一五

解兆鼎	二六	五門科第	三六	兵工廠憶舊錄	四四
丐醫	二七	天子故人	三六	湖上滄桑錄	四六
骷髏	二七	天子搶替	三七	演劇戒用真械	四七
偶像	二七	洪承疇	三七	徐郿	四八
鄭金門	二八	周有大我	三七	寶當	四九
朱如耀	二八	周扶九	三八	試卷	四九
淞濱鬼話二則	二九	數學一則	三八	陶澍	四九
吳昌碩趣史	二九	風流鬼	三九	詩夫搖	五〇
徐夫人謝瑞英小傳	三〇	坑三姑娘	三九	活痘神	五〇
名人軼事三則	三一	自媒	四〇	鬼牽驢	五一
衣匠	三二	報其子	四〇	翁師傅	五一
妖異	三三	贖牛	四一	厲鬼	五一
金字名刺	三三	路鬼三則	四一	臭蟲穴	五二
獬報	三四	鬼乘涼	四一	劉坤一	五二
蟒魂	三四	李合肥	四二	道妾	五三
盜船	三四	大蒲包二則	四二	城鳴	五三
賣石楮	三五	中國算盤流行斐列演	四三	訟巴斗	五三
拆白黨二則	三五	六三記游	四三	小儉	五四

烟鬼	五四	七首	六六	汪蘭如	七〇
假魁星	五四	賂鬼	六六	徐峻珍	七一
一塊錢	五五	張南皮	六六	麻三	七一
袁江都	五五	張幼屏	六六	誠實獲報	七一
卓如	五六	元號	六七	張宗昌軼事	七二
奇產	五六	義賑券	六七	吳紱之	七二
風鑑	五六	楊小五	六七	怪胎二則	七三
乩判	五六	湖北彩票	六八	二十年之詩謎攤	七三
鬼醫二則	五七	福官子	六八	寄生胎	七四
戲劇之感動力	五八	仇師	六八	呂某	七五
花坊	五九	楊誠齋	六八	秦腔	七五
梨園叢話	六〇	鬼怒	六九	汪笑儂	七五
觀跳舞	六二	范叟	六九	鹿茸之服法	七六
詩謎談屑	六二	紅棉襖	六九	一元致富	七六
王喬松	六四	呂帥臣	七〇	孝女	七七
喫夢	六四	黑刀筆	七〇	早婚殷嘯	七七
癆蟲	六五	高栗齋	七〇	記如皋兩犬之忠義	七八
蟲患	六五	陳馬米	七〇	憶舊錄	七八

辭賢關·····	七九
明代之雉妓·····	七九
明代之綁票·····	八〇
蘇州平門係坐門之詛·····	八〇
小脚公子·····	八〇
大乳幕賓·····	八一
肉瘤屠夫·····	八一
枝指縫工·····	八二
蔣懷仁·····	八二
蘭蠶·····	八三
菊虎·····	八三
石衣·····	八三

絕對·····	八三
問卜·····	八四
造金魚·····	八四
王樨禪·····	八四
小狻猊·····	八四
妖僧·····	八五
韓國鈞·····	八五
鑲鞋·····	八六
狐魅二則·····	八六
福壽酒·····	八六
栗忠勤·····	八七
死新娘·····	八七

芮虎臣·····	八七
石拂拂·····	八八
川沙廳·····	八八
卞賡·····	八八
豆腐匠·····	八九
金元娘·····	八九
牛乳油與人造牛乳油·····	九〇
刷牙之目的·····	九一
徐園讀書記·····	九一
動物睡眠狀態·····	九三
棉子油·····	九四

新民耳食錄

【五千八】

王老三者，邵伯埭無賴子也。家業蕩盡，依中表祁立泰而終身焉。中歲疾折，莫或哀之。嗣祁隨呼隨至，若解人意。祁每謂僕從曰：「若鐵驍歐歐，負戴不良，勿令上道，防疏虞也。恆垂以爲戒。」一日，春宿積屯，市中催糴甚急，因破戒而用以運輸焉。入市，驛馬成羣，驅策無異。及歸，經長堤，堤狹而隘，有負販陶器者，往來相逼，羣騎皆超過，無所犯。獨黑衛殿，忽踉蹌觸陶器，盡毀若瓦解。負販急持執鞭者，責償代價，核計資本，得五千八百文。惜探囊烏有，相與爭嚷，偕歸入門。主人笑謂曰：「若王老三，前生浪子，今生猶是倨傲。天性莫改，寧屑爲人駕馭乎？汝不守約法，卽應負責。執鞭者唯唯而退。負販聞言驚恐，不復求值，掉頭輒走。祁怪而問之，負販者乃告以曩昔曾與王老三賭葉子戲，舊所負適行其數，今毀吾器，是追逋也。昧之不祥，祁不信，笑謂之曰：「此長耳公，非書券來者。生長我家，技止此。前言戲之耳。豈真有此因果哉？祁必欲如數償之，而負販終不受辭去。」

【旱菸舉人】

賈人劉均，識字無多，能作楷書，雖不工整，尙可就範。貨殖家稱翹楚焉。一日，夢其先人促賈改習舉業。賈以爲妄，越數日，又夢父則聲色俱厲，怒其暴棄可惜，而賈猶未信。賓興在卽，復夢如前，令勿踐趾，須多購旱菸入闈，當別有作用。賈乃心動，因如命納監試錄，遺未獲。再試大收而後可。錄遺不取，必考大收。擔簦負笈，儼然考生。然自量非讀書種子，擬藉此觀光入場，固茫無所知。唯洗手作羹，拊將曳白，意殊自得。鄰舍某生，文豪也，脫藁輒狂誦不已。旁若無人，見賈烹飪，亟思染指。賈亦不吝，憐生垂涎，因邀與共酌。生固慷慨，竟赴約而酩酊。醉後，目思吸蓋露清芬，聊沁心脾。賈慕其能文，因出所攜相思艸投其所好。冀有所求，生乃喜出望外，然火醺灼，偶一失檢，伶儻墮衣闌卷，頃刻化去。懷喪不已，卒以文藁贈賈。賈覺夢寐果驗，竊自欣幸，受文謄

錄。次三兩場。卽以賂句文。草草完竣。撒棘後。居然告捷。鄉里知賈所遇。恆譏之曰。旱菸舉子云。

【十牌坊】

嘉興凌翁。年近古稀。忽抱痛喪。明滿意終身。鄧伯道矣。媳氏少孀而孝謹。克盡子職。翁意殊慰。凡家政。均付媳氏主持。適有事西疇。媳往課耕。見農家少艾。有宜男相。擬爲乃翁謀續絃。慮翁拘執。謂農婦曰。吾凌氏宗祧。迄無繼續。深堪慮也。今見汝女。豐頤而廣額。舉止大方。使竟嫁作農家婦。一推一挽。碌碌終日。殊可惜。吾願迎歸。奉若姑嫜。苟占穠楊。不獨汝女足食豐衣。汝家瑣瑣嫗嫗。當永締朱陳之好耳。雖然。翁自猿悲鳥滅以還。百事灰心。設令六禮不愆。奠雁委禽。恐老人無志種玉也。汝家苟憐我。不以爲謬。請效香餌計。我當設法內應。務底於成。他日香煙克繼。凌氏世世綿延。不忘今日也。農婦唯唯。凌媳託疾不出。促翁自理租稅。且悲悼無嗣之苦。深夜飲泣。翁頗感觸。嘗往來鄉村。農女果能會意。竟成事實。且夢熊焉。翁甚抱愧。凌媳則喜出望外。涓吉輦女于歸。侍翁巾櫛。臨蓐而嚶生。伯仲兩楷。形狀無二。如是五產。俱獲雙璋。錦挑對襖。老蚌珠居然繫。翁大耋考終。姬少子幼。皆孀媳釐成。嗣諸叔成立。各爲請旌建坊。共成十處。俗稱其里曰十牌坊云。

【逆髮橋】

濱倫蠟理。父子聚麀。唐室凡兩見。前有武才人。後有楊貴妃。究未聞子母烝淫者。有之。自古邗江東郊。居人某某始。某淮產也。僑居是鄉。傭工餬口。自幼失怙。遭兵燹。子母失散。乃隻身流落至此。嗣稍有儲蓄。得徐娘某氏而治棲焉。生子逆髮。初猶不察。後迭舉數子。皆如是。其毛髮倒生。髻鬚難之。烏骨而反羽者。異之。始與其婦各追溯本原。方知樨而鑑。推而挽者。卽其母也。舉家大覺。某羞惡之心。油然而生。遂閉戶自焚。一門火化。追縱介之推矣。事固反常而出於非禮。猶能悔過自焚。亦足以風世矣。後里人嚮其田畝。築橋水上。卽名之曰逆髮云。

【皮小李】

商人某。因貴致富。納粟爲縣丞。旅京之日。聞御園許人游憩。乃獨往。藉瞻上苑鶯花。日效芻蕘。雉兔焉。但來自田間。未知問禁。直闖入桂華軒。正小坐思飲。未幾。有閹寺一。導顯者來。始

入坐。未及通款。闍寺退。旋復步一人。面團圓。若富家翁。而無髭。貌娟娟似麗姝。而有髮辮。其人爲誰。蓋內監李聯英也。因其舊業皮匠。故人皆稱之曰皮小李。與顯者各相揖讓。亦未寒暄。輒于于然謂顯者曰。所事諸矣。傾談腹心。無所顧忌。言訖。逕去。顯者因顧縣丞。略問姓氏。縣丞則自詡曰。一行作吏。尙無歸宿。擬指分兩廣。未果。顯者曰。僕亦將有珠江之行。盍偕往。縣丞唯唯。遂相與攜手出抵寓。始知顯者爲粵督。縣丞乃奉事維謹。然粵督猶不識其爲縣丞也。初以爲宮禁森嚴。外人不得擅入。是必李內侍之親密也。內侍貿然見客。以兩方並坐從容聯翩。至此是必粵督之嬖倖也。各有懷疑。致一見如故。由是以訛傳訛。同往粵東。始則居督之幕府。坐芙蓉池上。雖沒字碑。而庖代者頗不乏人。繼而權釐稅。治鹺政。理軍械。而縣令而府道。儼然監司。出入公卿。承自此已。老於閱歷。苞苴竿牘。靡所不至。獲貲無數。亦云幸矣。

洗塵氏曰。傳有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有清之末。賄賂公行。闍寺弄權。肆無忌憚。無惑乎有辛亥革命之舉也。良可慨矣。

【河 船 所】

清世宗以察察爲明。常微服出行。刺探隱事。官吏皆小心寅畏。惟恐獲戾。京內臣工。尤以咫尺天威。無敢怠者。其龍飛之始。值除夕守歲。各官署例假。暫歸私第。或椒盤頌花。或印九圖燕。賣癡聲裏。漏已三下。帝乃出宮游行。偶至吏部衙署。寂無人影。惟西廊燈光微閃。帝就覘之。見有青年小吏。倚床默坐。小吏窺帝。肅客入。相與談話。帝詰之曰。表表少年。曷撥灰書悶至此。小吏答曰。師所命也。帝再問曰。天下小佐雜。何處最優。子既習抄胥。當有所聞。小吏笑謂曰。廣東河船所。可不貪而得。取毋傷廉。苟海內皆是此巡檢。則人人不辭小官矣。言訖。帝拂衣起。小吏亦隱几臥。元旦朝罷。綸綍初頒。諭曰。廣東河船所巡檢着張育補授欽此。張育者卽小吏名也。選曹奉旨檢遍各署。竟無其人。知爲聖恩破格錄用。然搜求無從。難以復旨。冢宰深以爲憂。張育乃自薦於長官。陳述所遇。翌日領文陞見。旋赴任所。而河船所一缺。自張育以後。永爲欽命之官矣。

汪天錫

寶應汪桂芬氏。與徐笠漁中表兄弟也。汪夫婦俱四十無子。忽兆育麟。因取名天錫。晚年得子。未免禽犢之愛。養成驕惰而不覺。自幼即與表妹同居處。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尊長以其齒穉。絕不介意。及長相愛相慕。海誓山盟。汪夫婦素所溺愛。任其自由。而徐翁獨鄙天錫浮薄。經媒妁再三撮合。徐終拒絕。汪無已。爲天錫遍求佳耦。祇重顏色。不重門第。適有漁戶王氏女。修知適中。纖穉合度。徐女不及也。汪夫婦喜甚。謂天錫曰。我二老見之猶憐。况汝小孽障哉。爰與王聯姻。親迎之日。徐女聞其豔心。殊不懌。盛妝往賀。若將與新嫁娘鬪嬋娟者。花燭之夕。汪家賀客盡散。獨徐女作醉止宿。天錫竊喜。不惟宴爾新婚。還擬重修舊好。合卺畢。復奔女所。方輒語溫柔。取圖慰藉。詎徐女轉愛爲憎。且羞且忿。忿。不念父祖。不咎緣慳。既恨情郎無情。更妒新人貌美。懷藏利刃。思自覓死。以踐盟誓。而負心人至。正如烈火添薪。奔流決隄。捫其私處。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竟一怒而宮之。天錫負痛急走。由人洞房。猝然昏倒。二件腰倦甚。時正斜倚重籠。合眼假寐。忽視新郎。狼狽入室。顛於地上。亟扶掖以起。而下體淋漓。猥紅灑地。未移時。竟以創崩死。舉家大驚。覺大好良宵。翻爲慘境。卒疑新婦不貞。有心殺害。必將數載不決。而徐女則逍遙法外矣。然人言嘖嘖。鄉里無問名者。笠漁乃攜女他往。藉以掩飾。祇求偶出。而女不復奇貨可居矣。有吳氏子者。聘爲繼室。于歸數月。伉儷頗篤。牀第間。吳戲之曰。以卿弱不禁風。乃敢抵當大敵。婦微哂曰。叢爾么麼。曷足稱雄。并蚌胡見之也。吳聞言。不覺談虎色變。再詰之曰。然則卿閱人多矣。無惑乎所門弄斧。貽誚大方。女悔失言。駟追莫及。而吳必欲窮其究竟。愈逼愈緊。至無可支吾。始吐露前事。初以爲父子攘羊。猶貴相隱。夫婦私情。當不爲禍。始言之。以博一笑。必無患也。詎吳竟和盤托出。密告堂上。吳翁性素骨鯁。深惡其淫。而痛其忍。隨自首於官。而汪婦至此。始得雪覆盆焉。

魚怪

前甘泉縣衙署禮房書史徐乃壽。乃翁某。天性骨鯁。不信鬼神。一日。從魚市購得鯉魚一尾。重約五觔。置廚下。其媼陸氏好佛。因宗旨不合。未能倡隨。媼適至竈下理炊事。見鯉忽顰忽

寐。亟奔告翁曰。是蓋龍門點額者。不可食。盡蓄之池耶。翁笑曰。魚我所欲。况怪而縱之。猶縱虎也。吾殺一怪。而今衆生正以除暴安良也。婦人之仁胡爲哉。家人皆相以爲戒。旁觀袖手不敢供刀匕。翁矍然試割。刳而烹之。乃肉喻入湯。悠然若逝。翁亦稍悔。但大言炎炎。唯恐貽笑。且棄之可惜。而舉家則視爲禁樹。莫或染指。知翁執拗。又不敢強爭。翁乃獨酌而飲。頃刻即罄。未數日。翁忽病。神經放衙歸第。憩於中庭。自言自語。謂家人曰。沂水之樂。舞雩之風。猶是暮春。吾往矣。媼以其言語不倫。防有失。遣人隨其後。行至亞字橋。從者不備。翁竟一躍投水。水適枯竭。僅細流耳。經衆曳起。衣未溼。翁則氣盡而神銷矣。

【漕河總督】

吳棠者。一淮陰縣令也。時金陵將軍扶封翁靈櫬。匍匐回京。道經公路浦。吳遣隸往聽輦策。並擬芻糗。厚賄車馬。適有餘杭駐防已故都統亦臚。治喪儀從簡略。清寒異常。吳使者誤投其肩。帝獻所餽。及反命。吳亦不介意。且素服素冠。登舟弔奠。紼盡禮。東道從容。越數載。吳將瓜代。後任已至。忽上峯課最。不次降。遇順鴻毛。瞬息鼎吏。前爲江蘇漕督。儼然一路福星矣。迨清后慈禧垂簾。吳奉召廷見。后問曰。故人別來無恙否。蓋昔日過淮之已故都統。卽國丈也。后咸吳禮貌。尙爲股肱。重許水也。吳至此始悟脫衣爲陣。古人所重。不信張冠李戴。竟獲厚報云。

【云貴總督】

帝制國。秋志典刑。卽周官司寇是也。凡待罪百官。皆囚諸刑部獄。定例也。清德宗朝。有雲貴總督某。因嫌疑案。繫釋獄中。當時國恩。每屆夏正四月朔日。舉京內外各監獄。不論罪之輕重。輕必過傳。雉髮匠。爲罪囚修整毛髮。因時屑溽暑。重衛生耳。適滇督在監。亦恭逢修髮寬典。因囑雉髮匠曰。汝目從容。勿汲汲也。乃雉匠則大言炎炎。執刀怒目而叱之曰。雖五殿下。大好頭顱。亦如是修整耳。况汝囚首。滇督聞之。戲之曰。然則布衣傲王侯哉。果能爲我先容乎。他日獲赦。咸同再造。因出重賂。求爲關說。居然網解。奉勅仍回本任。滇督睨見後。香煙滿袖。亟詣藩邸。並謁雉匠。五體投地。但昔日赭衣。今則冠冕。判若兩人。雉匠茫然。手足失措。竟不

寒而慄。旋即病卒。

【過橋鎖】

浙人過某。旅京營謀。鷓鴣一枝。莫獲棲止。長日如年。不堪岑寂。因獨往酒家樓。聊洩孤悶。甫入座。呼當爐。煮鴨頭綠。烹雪裏紅。忽客來不速。正坐端拱。方願降準。望之儼然。白衣奉過。壺觴客似垂涎。過命先進客。客不辭。少頃。杯盤狼藉。過亦薄醉。客獨逡巡不去。過會意。揖客言曰。莫謾愁沽。已略盡東道矣。他日或相晤也。客謝過。同出屠門。行數武。客與通款。過答以客况蕭條。未便枉駕。臨歧。客又問曰。子將何求。過戲謂曰。人所嘗言。發廣東財。想珠江之濱。庚嶺之麓。殆金窟乎。此生如獲海南游。於願足矣。爰各謔笑。而別。翌晨。過方盥梳畢。閣者投刺入。謂過曰。高車駟馬。有顯者來也。過亟撫衣出見。客授以鳥牘。一函。朱提三百。侃侃言曰。汝宜速往。好自爲之。過擬答謝。使者遂揚鑣去。過悟爲西樓王孫報一飯耳。旋治裝入粵。叩制軍府。屑級而入。始詣門子。門子展來書封面。硃筆大書白齡（制軍名）開拆。輒怒其傲慢。敢犯尊者諱。得毋海上釣鯨客耶。遂置之不理。過候門者再。不獲一面。懊喪返浙。明年。天臘節。粵督上賀表。得殊批「過某抵粵否」五字。粵督乃遍查寅僚。無有知者。惟公文隸簿記。題名焉。隨派弁往迎。諭充粵海關樓總（司關稅之家丁）其曹邱生。卽純皇帝也。過發跡後。就其里居。大興土木。名之過橋鎖云。

【放生】

自下秦淮之上。有酒家。名問柳者。最後廳事。臨水開軒。曰河廳。日曠散布。羣庖聚集。水濱宰割洗滌。取其便也。惟刀匕所供。各司其一。如禽魚蝦蟹之屬。不相庖代。專其責也。有陳三者。司魚膾。魚而膾者。鱖最可口。故日中之市。炙鱖最利。鼎鑊之下。恆不知殺害。幾何血肉。軀以供過客之匕箸。陳固有心。人日必檢取鱖之脊而細者。隨手縱去。罔罔洋洋。若漏網然。時力盛暑。陳以伙伴拉雜。夜深。獨攜枕簟。憩諸河軒。一覺游仙。竟翻身落水。人無知者。正潮汛大漲。幾經浮沈。捲入漩窩中心。方當危急之際。忽魚陣圍集。此推彼挽。逼向河岸。陳匍匐而上。回顧波心。星月掩映。猶見蜿蜒活潑。逶迤屈曲。似蛇非蛇。結合一片。素素然密不可辨。陳木立。

良久。踣踞陂側。驚定而喜。哇出涼水數升。幸得爲再生人。因私自省悟。便放下屠刀。力求佛學云。

【王之春】

太公起於屠釣。傳說出於版築。苟終身不遇。亦葛巾簪帽。蕭蕭野叟而已。清安徽巡撫王之春氏。式微之日。伏居長沙南郊。茅屋三椽。吟唔不輟。僅三家村冬烘耳。方斜陽入崦。將屢屢炊百里黍。覺蟬催暮暑。炎風灼宇。苦熱不勝。因攜枕簟。臥陰柳下。恍惚中得二絕句。擬續成未果。越數日。客來不速。神情爽朗。王疑爲鄉老。急披襟肅客。倉猝間。取敝縐袍。代袵絺綌焉。客戲詠曰。夏日炎炎若火流。先生何事尙披裘。王應聲曰。綾羅細葛無錢買。惟願天公早換秋。客聞而奇之。乃爲王作曹邱。由此王遂投筆從戎。輟起行間。歷官封疆。客爲誰。彭剛直也。其所唱和。卽得之夢寐中者。

【周馥】

李合肥清之冢宰。休休有容。頗具相臣氣度。咸豐初。粵寇犯浙。合肥奉命督勦。春申江浦。其午道也。曾假旅館爲行署。卸甲登樓。急欲小復。呼夜瀟。忽誤墮。器碎若唾壺。滔滔者似水銀瀉地。無隙不入。合肥謂戈什曰。樓下客。必受汚染也。命其下樓慰客。果見客襟上淋漓。儼然杭州舊酒痕矣。方取巾拭之。從容無慍色。弁返命。合肥復命延客入見。客辭曰。恩逮不敬。詰朝當謁。誠求謁。合肥命之。往拜焉。客抗直有氣節。吐屬不凡。合肥愈重之。遂勸駕隨征入浙。居幕久之。碌碌而已。適天中節。同寮皆出遊。綸音忽降。星使倚馬候。獲客幸獨留。角黍蒲觴。寂無聊奈。緣越俎代謀。合肥初不識爲何人手筆也。祇拜表出。幕府俱聞訊馳歸。咸以爲軍機要政。恐客不勝。懼隕越也。亟告合肥。擬追回改正。合肥叱曰。設非書室。幾誤乃公事。旋延客上座。聘爲幕賓。由是嘗與合肥周旋帷幄。凱歌而還。合肥督畿輔。客亦宦游四海。依然羈馬。再歸合肥。以治河課最。歷陞封疆。曾開府兩江。卓有政聲。客維誰。建德周制軍也。

【安一韉】

安韉。奄人也。退居邗上。極欲窮奢。雖屬刑穢之餘。恆置姬妾七十二人。半臂相憐。名其里曰安樂巷。共列七十二街。今是巷仍其舊。揚郡盛世巖關。其遺址也。其鄰人某。性狡獪。善投機。

能攫取金錢於無何有之鄉。居恆蓄鸚鵡一。箝其舌而撻之。鳥舌褻。能作人語。靈敏過鸚鵡。因教之呼安二太爺。每懸其籠於市廛。見輦轂至。輒揚手。鳥即呼名。百試不爽。乃揣候安轎。開肩輿。如法試之。果叫囂不悞。偶經過。安轎猶不覺。嗣屢聞之。疑鳥亦曾相識。問價幾何。鄰人竟奇貨何居。以千金市歸。而黔驢之技。止此而已。固非呼公治之。瓦雀喚景怡之白燕可比也。

【逸

民】

揚州逸民裘某。清世宗朝貢士也。其爲孝廉時。會計偕北上。羈旅夜深。聞對房悲啼聲。甚淒切。裘展轉不成寐。披衣翫燭。叩扉問故。知爲父女泣別。緣其蓬飄萬里。負逋疊疊。欲歸不能。車再上。得高捷南宮矣。忽相國和坤。遣使延見。裘謂之曰。某與國老。向無瓜葛。何故見招。使者驚訝曰。適和公傳命。謂與足下係段孝親。旋與耳語曰。君題名雁塔。得意春風。皆相公之力也。且夫人謂與足下從兄弟也。一別數載。前以贈金故。累君兀兀鵬程濡滯。君獨不憶及雞聲茅店時耶。使者且自言來歷。謂與和公亦屬中表。故得知其詳。裘至此始悟往事。並叩其顛末。使者爲一一陳述之。謂當日自君推解去後。尊伯甫又困於病。女公子孝行不可沒。願效董永故事。始于歸相府。今擅專房寵。君與手足。可謂樓臺近水。小子雖忝附薦羅。仍望我公嘔氣也。蓋女以報德。故認裘爲兄妹。和因說項爲通關鍵。始獲詎裘聞言。伴爲欣喜。揖客言曰。微公明教。幾忘卻姊妹花矣。翌晨。當行并送客出戶。旋逃歸鄉里。變易姓氏。無意進取。及和坤勢敗。裘得免株連。其先見也。

西成氏曰。不義富貴。浮雲視之。逸民其庶幾乎。其志堅識定。誠不可及。人皆服其知機其神。吾獨謂其惟義所在。

【關壯繆】

演黔上知縣。有專殺權。草菅人民。無可申訴。昔有士知縣某。性暴嗜殺。夜夢關壯繆醒。猶記憶。卽命匠雕刻。彼紮業家多依樣葫蘆。縣令皆怒其不是廬山面目。致屈殺者不可計數。其幕府曾荐名匠潘某。必能勝任。隨遣款招之。潘戒前車。聞命膽寒。臨別。泣抱母膝。知此生不復慰倚闔望。正悲泣間。

剝忽喙聲急。潘懼隸催促。不得已忍悲出視。見鬚眉丈夫。指潘謂曰。汝將往塑關神像。汝勿憂。某卽關聖鄉鄰也。汝且以予爲模範。須仔細左顧。有痣七。潘喜甚。凝睇久之。心府通明。旣而曰。夫子貌似陽虎。亦偶然耳。執事生今之世。焉知與壽亭侯相似耶。客撫其臂曰。汝真愚不可及。且去。保汝履險而爲夷。言訖客竟杳如黃鶴。潘乃再拜辭母而往。鉤心鬬角。不旬日工竣。縣令方疑其草草。怒形於色。及覩金身儼若美髯。不禁悼悚。復究潘何所藍本。汝寧親見乎。潘以所遇告。縣令由是深服神明。厚遣潘某而改行修善云。

西成氏曰。倘竟不知改行。猶是好殺。吾恐美髯公之假月刀。亦將不利於該令矣。

【朱衣】

科舉時代。人皆信仰神權。謂科名得失。朱衣神主之諺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卽此意也。清光緒年間。江蘇候補縣吳聯甲氏。以翰林散館。分發江蘇。有年。每屆大比。必奉調簾。歷科鄉試同考官。吳均獲首選。其生平篤信鬼神。而短於視。酷好論文。入闈後。嘗與寮案談科場果報。言之鑿鑿。人皆目之爲書癡。其鄰房李用賓者。少年科第。洋洋灑灑。尤鄙吳爲村夫子。及見吳伏案評文。或聞其詈罵。文卷之陋劣時。輒以鏡向燈月光下折射之。灼灼如電。吳將凝睇。李則掩錦而避匿。覘其動靜。時時以此相戲。欺吳曰。力不足也。吳因此再取劣卷討論之。仍覺雜沓。方將棄置。李又以鏡光相掩映。如是者屢矣。吳乃推窗仰天。星月皎皎。吳驚歎曰。是卷當有因果。毋遽使落孫山外也。撒棘後。其所感歎者。竟中副車。鹿鳴宴會。吳謂衆曰。公等咸以小子爲不慧。本科確有列缺繞卷之徵。勉強薦出。果僥倖中第。文章憎命。信有之矣。李用賓聞言。不覺掩口胡盧。吳覘其狀。就而詰之。李因以戲鏡相告。且力辨文明世界。寧有豐隆謝仙之說乎。若方寸鏡。豈可冒作雷鞭哉。吳聞李言。復整冠再拜。謂李曰。公雖兒戲。公卽某副貢之朱衣神也。曩非此迴光折射。此種紅勒帛。又何得進主試衡寧哉。

【夜明之品】

青萍結綠。至寶也。不遇薛卞。硤砢不若耳。然必磨瑩晦光。以待知者。物各有主。人定豈可勝。

西成氏曰。昔之衡寧家。豈盡能文者。或僥倖等登人。卽付諸鬼神。其說豈盡然哉。

天哉。昔岑西林督粵時。幕府董某。於骨董肆。得金鑲墨晶眼鏡。歸始觀察。昏黑無所見。以爲石田無用。嘗置之案上。不甚愛惜。一夕。岑制軍就蓮幕談風月。摩挲晶鏡。試之。明察秋毫。黑暗中。視察尤皎皎。不藉燈燭。光明倍於白晝。知爲夜光。因獻曝於禱后。藏之大內。與夜明枕同爲珍異。

西成氏曰。希世之寶。皆得之於無心。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也。

【趙十郎】

廣東沿海趙家邨。有牧童趙十郎者。孤苦客丁。性極愚憨。力猛於卞莊。雄餐若廉頗。嘗爲鄰舍牧牛海濱。見羣兒逐長蛇。十郎大呼。羣兒驚散。因縱蛇去。十郎初不覺其龍種耳。時有某

農蓄草蕩。禁牧畜。戒芻蕘。忽芊芊一空。若野火燒盡。疑十郎縱牛踐踏之。不問是否。鞭撻流血。十郎含冤莫白。忿忿而歸。挾木杖。伏叢莽間。方當月夜朦朧。萬籟俱寂。耳忽畔有聲。鳴若哀笳。駭駭而來。十郎視之。見一獸。形如虎豹。頂生一角。以爲怪物。舉手中杖擊之。不中。掉首反奔。追之入海。海水中分。獸在前。十郎緊逼。亦步亦趨。蒼蒼茫茫。十郎固不知其宛在水中央矣。遙望壁門鳳闕。孤棧金碧。巍巍若藩邸。獸從馳道入。十郎亦操杖排闥而進。倏有猙獰惡狀。數十輩。擒十郎縛之。少頃。鐘鼓聲。呵殿聲。擁十郎前行。黃扉乍啓。儼然帳殿帷宮也。十郎戰慄。屈膝階下。王者南面端拱。叱力士斬十郎。爲犯闕者戒。方將刑於市。一翩翩美少年。自青宮出觀。爲十郎求免。王者威震。解縛。命十郎升殿。留之南內。依稀故人。亦若光武之待遇嚴光也。而十郎出身草萊。不慣玉食。再三辭去。臨別。少年猶依依握手。贈以明珠。大於桃。囑之曰。如此紀念品。攜之人間。終身富貴。勿輕視也。十郎唯唯。少年遣使送之。還。一躍登陸。回首汪洋。慘歎不已。及歸。羣疑十郎爲魍魎。十郎告以所遇。且出贈品示人。光曜奪目。衆與爭攘。十郎力拒。亟納諸口咽之。不數日。絕食而歿。鄉里憫其愚。殮而瘞之。荏苒數載。閭村俱夢十郎。來促避水潦。人家將信將疑。安土重遷。留戀弗去。越數日。村人又夢之。如前狀。方將謀去邪。是夕。夢十郎于然戒村人曰。事急矣。宜沿海築予之疑塚。題名墓前。多多益善。庶幾無恙。否則將成澤國。村人乃如命。通力合作。頃刻蒧事。三日後。狂風驟雨。海潮氾濫。抵墓而止。千

頃壁立。蓋龍子報十郎云。

西成氏曰。十郎救生。是仁術也。豈望報哉。然死後猶能捍災異。庇鄉里。誠不可及。彼鱗介之族。居然愛屋及烏。大屬奇事。姑誌之以爲世之忘恩負義者戒。

【量天汪】

綠楊城郭中有汪。深而且清。名曰量天。極言其廣闊也。魍魎喜人溺汪死者。不一而足。禳之無術。適旦明倫都轉兩淮。其青衣某有子幼稚。曾就讀外傳。忽有人喚之去。竟投汪滅頂。事聞於都轉。都轉惡瞰室。命匠填汪。藉掃鬼窟。乃方丈之地。土泥入水。如雪沃湯。亦猶精衛之石不能塞海。然因召僧侶數百。誦經四十九日。效祭灋故事。饗以少牢。灌以鬱鬯。始獲圓滿。

洗塵氏曰。甚矣哉。慾壑之難填也。鬼猶如是。何怪乎人。

【徐兆英】

江都孝廉徐兆英。字毓才。以贈錄載取知縣。分發湖北。補監利縣。寬猛相濟。人民多頌爲神。明宰忽遭旱魃。禾苗將槁。邑人環求啓金門。引江灌漑。可轉歉而爲豐。咸以父母稜角峭厲。未敢冒瀆。乃囑門子黃陸。黃曰。或可先容。准否不敢必。主人冰上立。鏡中行。百里之內。事無巨細。皆在其方寸間。果濟於民。犧牲弗惜。他日見機而作可也。翌晨。黃以他事請示。窺主人顏色和霽。即以水利案進。辭婉而諷。說主人曰。邑人請宜洩。拯飢饉。苟便宜行事。則國利民福。然上憲定有成案。不可輕動。且歷任皆小心寅畏。雖遇奇旱。但知奉行故事。對於民瘼。秦越視之。其實救荒之善策也。城北公聞言。毅然果斷。硃筆批答。候即親赴閘口。監察云云。榜示一出。歡聲雷動。公馳往江口。命亟啓閘。沿沿潮潮。水農灌田。禾苗勃興。惟驚流急湍。陡忽崩潰。公乃從容鎮定。當衆宣言。能築防者。受萬緡。頃刻束蘆者。簣土者。鉉樁者。築石者。庶民子來。立地工竣。是歲稔收。萬家祝生佛云。

【一品夫人】

清德宗朝。兩廣總督張制軍（姑隱其名）酷好男風。斷袖成癖。有山東候補縣趙口口。（